



翻开苏东坡的朋友圈，会发现一个特别的名字。此人姓江，名瑶柱，字子美，明州奉化人。

众所周知，苏东坡一生虽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，但他和宁波其实是未竟之缘——虽心向往之，却总是擦肩而过。尽管今天的阿育王寺依然留下了他的书法碑文，却未必真身到过宁波。

那么，这位让苏大学士专门撰写《江瑶柱传》的“奉化江生”，究竟是何方人物？

且听我为您细细道来。

迁闽越举族隐风波 出鄞江公子世无双

话说这位江生，姓江，名瑶柱，字子美。祖籍原在南海一带。往上数到第十四代祖宗，名唤媚川，当年为避合浦采珠之乱，举家北迁闽越。

闽越自古文风鼎盛，多的是讲究品味的雅士。一听媚川来了，个个喜出望外，早晚登门，围着他问长问短。

可媚川心里透亮，深知怀璧其罪的道理。一日对孙儿说道：“世人若身藏珍味，便是祸根。这条路走不远，要像东汉尚子平那等高人，懂得急流勇退，方能保全其身。”

话说到此，他竟当真抛下家计，遁身而去，不走大道，不入市井，反倒投身泥沙，混迹浊流之间。自此韬光养晦，藏其鲜美，不露锋芒。世上再无人知他去向，只知这一味至珍，自海底而没。

话说媚川生有两子：长子添丁，次子马颊。后来这一支族人顺流而上，落脚鄞江一带，自此算是明州奉化人氏。江公子，便是这一族的世孙。

这江公子性情温和，外朴内淳。及至稍长，褪尽外衣，身形渐显：修长洁白，浑圆如柱，通体清净。

江父旧识庖公见之惊叹道：“老夫阅人多矣，世间温润如玉者难得一见；谁想今日竟活生生立在眼前，此子堪称‘瑶柱’！”

于是，江瑶柱之名，便这样定了下来。

苏东坡笔下的“奉化江生” 究竟是何方神圣

□壹壹

第二回

冠海错名重四明地 宴亲友无君不成席

话说这江公子生性清淡，却极讲究滋味是否合宜；他不喜议人长短，也不争锋芒。旁人见他如此，反倒乐意亲近。

江公子平日交游不广，只与几位同道往来。峨眉山有位洞车公，清溪住着遐丘子，望湖门则是章举先生。这几位来路相近，出身相仿。

他们一同到哪里，席间便不免骚动，满座之人，无不侧目倾听，各自生出几分欢喜来。只是这几位朋友，心里都有数：论风味、论声名、论受重，终究还是江瑶柱更胜一筹。

这江公子平日最讲修养，洁身自好，在宁波本地声名远播。乡里人对他尤为爱重，那时候宁波人的酒席上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：“无江生，不成席。”凡逢岁时节序、冠婚丧祭，亲戚相聚、朋友设宴，杯盘初设，第一句话便问：“江公子请了没有？”若是哪次不见他露面，立刻就有人摇头叹气：“唉，没江公子，这席面不成呐！”

江公子心中却渐觉厌倦，这般热闹，反成负累。偶尔便躲到偏僻清冷之处，暂避人声。可好事之人不肯放过，为求一见，不惜倾囊解衣，翻山越海，非把他请出来不可。

至于那些自中朝而来、游宦东南的达官名士，多半指四明为佳地，言谈之间，心里却早有盘算：“地方好不好先放一边，这位江公子得先会一会。”

诸位且说，江生这般情形，可不正是那隐于宁波烟火，却令四海倾心的名士？

第三回

遭冷遇负气走武林 悲士人错步有余恨

话说咱们这位江公子虽说名声在外，可也不是人人都买账。偏偏就有这么一位扶风马太守，对江公子始终不冷不热。

江公子终觉无趣，便起了去意，转身投向武林(杭州)地界。谁料想这一去三百里湖山，路上形神俱损，竟落了个“中干”的病。未及安顿，便被亲友强请赴宴。

那一席排场极盛，席中却早已有一位合氏子占了上座，满堂宾客，交口称赞。众人或叹或笑说道：“久闻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方知乡里传言未必可信。”又有人道：“你不如早些回去，又何必在此与合氏

第四回

苏学士戏笔留千古 江公子至味共古今

故事讲到这里，各位看官大概已经心领神会。

这位“江公子”，并非哪位隐居浙东的历史人物，而是宁波餐桌上的老面孔——干贝，江瑶柱。

苏轼或许是在某个深夜，对着一盘来自宁波奉化的江瑶柱，一时兴起，将食材拟人，把烹饪写成遭遇，把口味的变化写成世态炎凉。这篇《江瑶柱传》便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个千古雅谑。文中所谓洞车公、遐丘子、章举先生与合氏子，皆海味之雅号，分别指车螯、虾、章鱼与蛤蜊。

如果只把这篇文章当作美食段子看，未免低估了苏东坡。在幽默的笔触之下，他写尽了食材的命运，也照见了文人的影子。

他写江瑶柱“性温平，外悫而内淳”，这是写食材的品质，更是写君子的品格；他写江瑶柱因失时而风干，因不被理解而遭人贬低，这分明是借着一桌酒菜，浇自己胸中的块垒。

在他眼里，这枚干贝像极了那个在官场沉浮的自己：新鲜时，那是才华；风干流放后，便成了碍眼之物。明明才情未减，却被嫌不合时宜。人没变，变的是席位，变的是风向。一颗干贝的漂流史，在苏东坡的笔下，成了一部微缩的文人受难史。味道，在此刻承载了历史的厚度。

感叹完人生，我们不妨把目光从苏轼的文字中投射到脚下这片真实的土地。苏东坡在文中明确地给这位“江公子”定下了籍贯：“始来鄞江，今为明州奉化人。”

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写的，而是经过历史上众多老饕认证的价值判断。虽然中国沿海多产江瑶柱，

2026年2月10日 星期二 责编/徐杰 审读/刘云祥 美编/许明

A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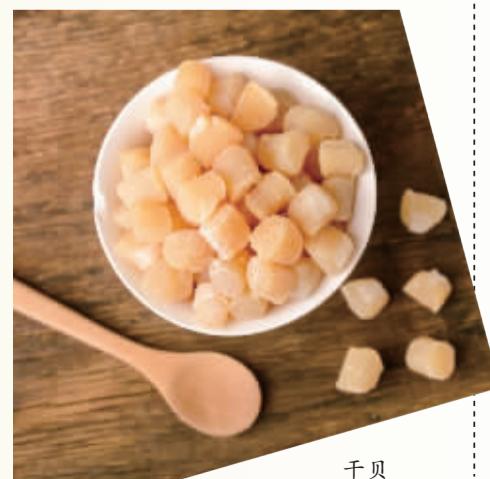
子争高下？”

江公子羞惭满面，悄然退去。回到旧友身边，低声自省道：“是我违背祖训，不肯深居简出，却偏要游走杯盘之间。被人轻慢，本也应当。”

说罢，拂袖而去。再后来，江公子这一族在四明一带又渐兴旺，只是声名却已不及当年。

各位您看，这世道人心，哪还用得着翻史书啊？光看一桌酒席就明白了。

文章最后，苏东坡借太史公之口感叹道：“果蓏失地则不荣，鱼龙失水则不神。万物如此，人亦如是。”



干贝

千年之后，苏东坡已然随大江东去，但这位奉化江公子，依然稳稳地坐在宁波人的餐桌上。直到今天，它依然是宁波老底子味道的灵魂。

宁波人吃江瑶柱，讲究一种克制的美学。它不像辣椒那样喧宾夺主，也不像浓油赤酱那样张牙舞爪。它总是静静地待在角落里，做汤时，扔几颗进去，这汤便有了灵魂；蒸蛋时，撕成丝缕，每一口都是透骨的鲜甜；熬粥时，它是抚慰深夜疲惫的温柔底色。

这种不喧哗、不迎合，但关键时刻从不缺席的特质，恰恰也是宁波这座城市性格：低调、务实，且有底气。

苏东坡终究未曾踏足宁波，不曾像在杭州那样醉卧孤山，也不曾在东钱湖畔题壁留痕，这诚然是宁波的一桩遗憾，也是苏东坡的心结。但他用这篇传记告诉我们：只要这一口鲜还在，苏东坡与宁波的交情，便从未断过。

下次，当你在饭桌上夹起一颗圆润白皙的干贝时，不妨在心里轻轻问候一声：“你好啊，奉化江公子！别来无恙？”